

為什麼難忘「巴東三峽巫峽長」

葉梅

千百年來，何以難忘「巴東三峽巫峽長，猿鳴三聲淚沾裳」，是因巫峽長歌總在不同的時代回響，留下一幕幕難忘的記憶。偉大詩人屈原曾佇立在三峽之畔，對着浩蒼蒼宮與奔湧江水發出「遂古之初，誰傳道之？上下未形，何由考之？」的天問，他對宇宙起源、蒼天的構造、自然奧秘的深邃思索和追問，滲透於三峽的山水之間。而巫峽兩岸層巒疊嶂，雲霧繚繞，現如今日新月異的變化，彷彿就是大自然以及後人對這一追問的不斷回應。

長江三峽承載着千年文明之舟，青銅編鐘的餘韻在峽谷震蕩，三國時期的箭鏃沉入江底，唐宋的詩行刻在了石壁，而世代生活在三峽兩岸的人民在這雄奇卻又貧寒之地，用背篋背起了大山，用繩索拉動了江河，以他們的堅毅勇武，浪漫多情造就了星辰一般的民間故事、傳說和歌謠，豐富和濡染了「巴東三峽巫峽長」的長江文化。

今年「六五環境日」前夕，我和幾位朋友從京城西客站乘坐高鐵，一路向南，經鄭州、襄陽、神農架，當日下午就到了美麗的神農湖旁的巴東高鐵站。這條鄭渝鐵路經過平原，攀越蜀道，二〇二二年六月才全線貫通。過去人們從北京到巴東實屬不易，要換乘火車、汽車幾經輾轉，而今乘坐的高鐵快捷舒適，一路的風景尚未看夠，便已到了地處三峽的巴東。小站建得明亮潔淨，一出站就感覺到格外清新的空氣撲面而來，似乎頓時掃去都市裏存留的疲憊，就在一剎那間，人變得輕鬆起來。

車站附近的神農湖水來自長江二級支流的平陽河，以往因季節性回水形成落差區，部分河灘隨水位下降裸露，沼澤雜草叢生，天熱時甚至散發惡臭。二〇二一年，巴東縣投資三點九八億元，對三峽庫區神農湖流域進行了生態環境綜合治理，實現生活污水「不入河」、生

活垃圾「不落地」、畜禽糞污「不直排」。如今，神農湖水已是十分清澈，小天鵝、白骨頂雞等多種鳥兒或在湖畔佇足，或在湖水上空盤旋飛舞，來往遊客對此相讚和美，皆習以為常。

一方水土養一方人，人們在這附近引好水泡好茶，津津樂道。源自原始森林、「華中第一峰」的神農架南麓流淌而來的山泉水，奇妙地從神農湖旁汨汨冒出，常年不斷，特別令人稱奇的是這股清泉無論暴雨山洪，還是多日乾旱，它總是一股恆量，不增不減，且清澈如初。經過一條全自動化生產線，神農溪天然礦泉水走向了全國。人們說堅持綠色生態可持續發展，清純、清甜、清爽的好水是巴東治水、護水、興水的「生態勳章」。

從神農湖旁的站前廣場到巴東縣城的快速通道共十四公里，也是近兩年修通的，穿過一個個隧道，跨過一座座高架橋，談笑間就到了長江巫峽口。天色已近黃昏，峽口夕陽點染了一江碧水，江面上波紋浮動，就像是巨大的畫幅上巧綴了道道金線。每到巫峽，便自然又會想起「巴東三峽巫峽長」，但眼前的景象已非鄺道元筆下的「自三峽七百里中，兩岸連山，略無闕處。重岩疊嶂，隱天蔽日，自非亭午夜分，不見曦月。」而是高峽出平湖，在夕陽漸沉的暮色裏，曾經洶湧咆哮的江水已然平靜如鏡，這條奔騰了億萬年的巨龍或許也早已藏有疲累，而後終於得到了舒緩，它攤開身肢寬泛從容地順着峽谷而東行。

千百年來，三峽山勢險峻，交通不便，多為陡坡耕地，二十五度以上坡耕地佔比超百分之四十，土壤貧瘠。北宋時期，年輕的寇準初入仕途，被派往巴東任縣令，眼見山民「依山為田，刀耕火種」，他寫下了「蒼天在上，后土在下。挽草為業，定居稼穡」的《勸農



◀長江巫峽一帶景色。新華社

歌》，在巴東野三關選地耕種，壘池蓄水，引導百姓學習中原先進的農耕技術，栽種穀物桑麻，在他的詩中，可以看到峽江一帶「野火時明滅，殘星似有無」，「野水無人渡，孤舟盡日橫」的蕭然情景。三峽的貧困延續了千年，多年來，重慶奉節、巫山、湖北巴東、秭歸等地曾長期面臨「一方水土難養一方人」的困境，一些鄉村甚至「石縫裏種糧、懸崖邊建房」，大多農戶只能依賴柑橘、玉米等初級農產品，人均收入遠低於全國平均水平。在世界聞名的三峽工程建設中，百萬三峽移民揮淚告別世代居住的故土，三峽沿線的老縣城也隨之拆除，斷牆殘垣消失在漲起的江水裏。巴東因為難以迴避的滑坡體，新縣城幾度移址，建設的過程極為艱辛。為了脫貧攻堅，更有無數人貢獻了青春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二〇二〇年四月，經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同意，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，巴東縣正式退出貧困縣，圓滿完成脫貧攻堅任務。這一歷史性的改變，讓多少峽江人眼含熱淚，擊掌共慶。

人不負青山，青山定不負人。長江大保

護，十年禁漁，峽江實現了城鄉污水和垃圾的集中處理，一切以「生態優先」，實現「綠色崛起」。巴東縣整治長江入河排污口九十一個，年均清漂兩千噸，安置退捕漁民五百三十人，長江三峽水質穩定在Ⅱ類以上，長

江巴東段魚類種群數增至三十九種；並同時建立了多個自然保護區和生態修復示範區，森林覆蓋率不斷攀升，負氧離子含量常年處於高位，生態產業、綠色經濟的理念深入人心，不斷拓展。

登上巴東縣城的大面山頂，可以俯瞰美麗雄奇的巫峽口，只見兩岸青山連綿起伏，間或高樓林立，十里長街伴江逶迤，鳳凰涅槃的新城一派祥和，廢墟上建起的一流足球場上，一群青少年踢得正歡；橫跨大江的巍峨長橋像一道勾勒峽江天空的彩虹，江面上萬噸貨輪穩穩行駛，畫舫郵輪怡然而行。夜色來臨，璀璨的人間燈火花團錦簇，分外明亮，從外地來此的朋友們紛紛驚嘆，這巫峽口猶如仙境。

在巫峽巴東，聽到最多的介紹就是，綠色已成為巴東高質量發展的底色，良好生態環境已成為峽江兒女高品質生活的標配，「一江清水、兩岸青山」就是巴東山河的新封面。而世代難忘的「巴東三峽巫峽長」的古老詠嘆，就在這一步步努力中，化作了新時代的壯美畫卷。

懷念鄭愁予

郭曉懿

那夜，即將入睡，偶然看到資訊，鄭愁予先生於六月十三日去世。頓時如晴天霹靂般震撼，內心止不住地悲傷。我雖無緣見鄭愁予先生本人，但記得多年前，同樣是一個暑假，在學校的圖書館讀台灣詩人的詩集，不期然地翻到了《錯誤》。相信和很多人一樣，第一次讀到他的江南、三月、柳絮、琵琶、春帷、窗扉，還有那經典的結尾，「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。我不是歸人，是個過客……」，這一連串的意象，古典而婉約。全詩節奏分明，意蘊悠長，瞬間佔據了我的心靈。我不禁反覆看了看詩人的名字，鄭愁予，屈原《九歌·湘夫人》，「帝子降兮北渚，目眇眇兮愁予」，真是個好名字。就像台灣詩壇評論的，這首詩發表之後，街巷都傳遍了「達達的馬蹄聲」。在很長時間裏，我的心中也不時傳來這聲聲馬蹄。

性，作出了開拓貢獻，而且取得豐碩的成果，出版了眾多詩集。鄭愁予先生堅持古典詩意，特別是婉約派的風格，從煉字到造句，都堪稱一代大家。難怪有人說，他的詩寫得太美，美得都有點不真實。二者雖然詩歌風格不同，但是代表了台灣詩壇二十世紀中期之後，在東西結合及傳承古典詩境的探索，影響了一代詩風。

前幾年，詩人洛夫去世的時候，我就非常感傷，想起當年初讀時讚嘆的那首《因為風的緣故》，「詩魔」洛夫隨風而去。如今，鄭愁予先生也離開人世。斯人已去，空留我在此，想起了那小小的寂寞的城，小小的窗扉緊掩。

有時候，談起生死，不禁想起宋代馬遠的那幅《寒江獨釣圖》。空曠而遼遠的天地之中，有這樣一葉扁舟，有這樣一個人，靜靜地垂釣著，專注而安詳。其實每個人來到世間，都好像是那個孤獨的釣者，天地一場雲遊，時間到了，便也悄然離去，正所謂人生如寄。

當此離別之際，先生的《賦別》，既瀟灑，又不捨：「這次我離開你，是風，是雨，是夜晚；你笑了，我擺一擺手，一條寂寞的路便展向兩頭了。」鄭愁予先生，歸去途中，一路珍重，感謝您為文學世界留下的瑰寶。



英倫漫話

江恆

很多藝術家有鮮明個性，十九世紀英國畫家康斯特布爾要算其中一個，他對風景畫的理解，在今天看來仍不過時。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左右，以風景畫見長的康斯特布爾告訴好友，他正在努力創作一幅六英尺大畫，將用於皇家藝術學院的年度展覽。友人建議他打破常規，嘗試與眾不同的主題，比如不同的季節和構圖等。但他回覆：「人們已經厭倦了上面的羊肉，下面的羊肉，還有配菜裏的羊肉，儘管它味道最好和分量最小。」結果他端上來的「羊肉」，是薩福克郡斯陶爾山谷晴朗天空中一片洶湧的雲，該畫看似平淡無奇，卻啟發了他後來的名作《乾草車》，當年在巴黎沙龍展出時轟動一時，並獲得法國國王頒發金質獎章，它如今收藏於英國國家美術館，被視為英國藝術的傑作之一。

《乾草車》描繪的正是位於薩福克郡斯陶爾河畔的康斯特布爾的出生地。畫上那高大的橡樹、蜿蜒的小路和沉重的乾草車，優雅恬適。空中翻動的雲朵彷彿都在流動，不同色澤的雲層把雲朵變化無常的形態、虛無縹緲的質感表現得淋漓盡致。樹葉在陽光的照射下閃着金黃色的光輝，水面上泛起層層漣漪，正午的陽光穿過樹木的枝丫照在水面上，光影閃爍，鮮活得好像觸手可及。這幅畫運用了多種色彩，黃綠色的田地一直伸向茂林深處，變化多端的雲彩給人以一種濕潤感，藍灰、銀灰和微綠的厚雲把樹梢的輪廓勾勒得格外明顯，它們互相對應又相互交織，打破了古典主義畫家一直用棕色和褐色

樸素之美

所營造的凝重壓抑的畫面氣氛，層次分明的主題及嚴謹的構圖也將人與自然的和諧表現得恰到好處。

儘管在今人的視角，《乾草車》作為風景畫並無出格之處，但在當時卻充滿爭議。有倫敦評論家抱怨，康斯特布爾的筆法「有點太斑駁了」，那些鬆散的線條、厚厚的光澤顏料塗抹以及閃爍的亮白色的運用過於雜亂。還質疑一些技法顯得激進，比如他喜歡在水面上繪白點，來表示湖面的反光，這種畫法後來被人們稱為「康斯特布爾的雪」。另外，康斯特布爾的繪畫也挑戰了當時流行的風景畫方法，他吸納了傳統克勞德和荷蘭黃金時代風景畫派的方法，創造出自己獨特的風格。

康斯特布爾沒理會外界的雜音，一直保持自然和清新的藝術風格，潛心追求他心中的樸素之美。比如他經常不合時宜地將風景描繪得非常整潔乾淨，與他同時代極受歡迎的畫家所青睞的破敗鄉村風格形成鮮明對比。其中部分歸因於他從青少年時期起，生活就被拿破崙戰爭所主宰，而法國大革命則引發了令人擔憂的血腥社會改革的可能性。再加上歐洲各地農作物歉收、農地私有化、



工業化和城市化等影響，有些人比如康斯特布爾，選擇堅持永恆的鄉村安樂場所所提供的令人欣慰的確定性。反映在繪畫上，如果說席里柯和多數時刻的透納代表了破壞性的自然，那麼康斯特布爾代表了舒適、健康的自然。

與此同時，康斯特布爾始終堅持描繪風景畫的真實性。對他來說，自然主義並沒有將畫家貶低為靈動的抄寫員，複製大自然為他準備的一切。他痴迷於雲的結構與運動，常隨身攜帶氣象學書籍（如盧克·霍華德的《雲的分類》），並在寫生稿上標註日期、風向甚至溫度。他還區分積雲和層雲的形態，使畫面中的天空具有真實的動態感。他在處理顏料時也變得富有表現力和大膽，有時用調色刀塗抹，經常堆積成厚厚的一層，大塊大塊的白色顏料在畫布上傾瀉而下，形成令人眼花繚亂的炫目和光輝。厚重的顏料和濃重的白色以適度的形式轉移到最終的畫作中。正是這些方法激發了其他藝術家的想像力，啟發了包括莫奈、米勒和德加等印象派畫家創作「露天」畫作。莫奈曾感慨說，康斯特布爾的雲是活的。

回到文章的開始，康斯特布爾是否聽從了友人的建議並做出了改變？是，也不是。他增強了戲劇性，陰沉的教堂、風景如畫的廢墟和不祥的風暴雲。但他也始終忠於自己熟悉和喜愛的風景，如薩福克郡的鄉村。正如康斯特布爾在最後一次講座上，總結了自己一生的信念，即「繪畫」是「生活」這個詞的另一表達方式。

◀英國畫家康斯特布爾畫作《乾草車》。



「從敦煌到大足」

「從敦煌到大足：石窟藝術中國化流變」展覽正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舉行，二百餘件展品吸引民眾參觀。本次展覽整窟複製敦煌莫高窟第一百五十八窟、第三窟、第四十五窟、第十七窟和大足石刻寶頂山小佛灣第九號毗盧庵、大足石刻北山第二百四十五號窟。通過複製技術的數字孿生和物理克隆，打破了不可移動文物的地理局限性。



黛西札記

李夢

上一篇專欄介紹了南京文化地標「先鋒書店」的執著和堅守，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選出的「世界文學之都」，南京的文學氛圍藉由一眾作家、書店、文學評論家以及政府和出版文化業界的不斷努力，而愈見濃厚。在距離南京高鐵車程約一個半小時的杭州，亦對於推廣閱讀不遺餘力。都說「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」，杭州擁有西湖、西溪等遊客到訪必打卡的知名景點，也有不少隱藏在湖畔、柳下、街巷等日常風景中的藝文空間，同樣引人流連。

我們此行杭州，住在西溪濕地附近。抵達當日，已忍不住去「天目里」一遊。內地不少城市近年時興以「里」命名商業街區，邀約時尚服飾、藝術文化、茶飲餐廳等業態

杭州好讀書

入住，打造兼具「食買玩」多重功用的新消費場景，位處杭州西湖區的「天目里」即是一例。此處有不少當紅餐飲品牌入駐，有圖書館和畫廊，當然少不了書店。蔦屋書店於二〇二〇年進駐天目里，是這個日本連鎖圖書品牌在內地開設的第一間分店。

與其他城市的蔦屋相似，這間書店的裝潢設計以深木色為主調，甫進門有一整面直抵天花板的巨型書牆，本是十分吸睛的做法，可惜書牆上擺放的大多是假書，呈現效果打了折扣。書店分為上下兩層，開設咖啡輕食以及展覽空間是當下新形態書店的標配，倒也無甚新奇。值得一提的是此店主打藝術設計時尚主題，故這些類別的圖書和文創產品在店內十分豐富，分類也較其他綜雜類書店更為細緻。攝影類圖書在一些大型連鎖書店或屬小眾，在這裏則以幾排大型書櫃重點展示，以不同國別攝影家分類，可見

用。

我們在工作日午後到訪，店內讀者不多，剛好可以靜下心來看書。店內正在舉辦一場藝文小展，是當地一間專注藝文旅行的機構舉辦的攝影展，展示世界不同地域的城市和鄉間風貌，如意大利多洛米蒂徒步、法羅群島自然之旅等，稱不上熱門景點，卻也足夠獨特，迎合了當年輕一代的旅行和審美偏好，與書店的潛在客群倒也契合。

杭州的好，在於數不盡的好風景，也在於人文景觀蓬勃茂盛，綠意常新。過去，我們來到杭州這樣的旅遊熱門城市，總會馬不停蹄逛景點，好不辛苦，卻大多是走馬觀花到此一遊。而今，除了各具形態的書店，西溪濕地旁以麥家理想谷為代表的閱讀新空間，同樣參與塑造傳統旅遊城市的嶄新氣質。且聽我下次細細道來。